



年輕時的劉秉臣

本文作者採訪劉秉臣

劉秉臣(中)和戰友合影

“陣亡”70年，英雄依然健在

——抗美援朝老兵劉秉臣的故事

□鄭勁松

“‘洛東江邊的垂楊柳，低垂的柳枝輕悠悠，她要纏住無情歲月，不再让它向前奔流……’午夜，曠野寂寂，夜涼如水，我靜靜地坐在嘉陵江邊。遠處，不知哪里的收音機輕瀉出《洛東江邊》這首我已淡忘了多年的朝鮮民歌……她深情地撥動了我的心弦，啟開了我塵封近半個世紀的回忆……”

7月27日，朝鮮停戰協定簽字紀念日、抗美援朝勝利70周年紀念日，滿頭銀絲的劉秉臣老人翻出二十多年前創作的散文《柳葉笛又吹響了》，輕聲讀了出來，眼角濕潤。他，曾是中國人民志願軍第47軍141師423團2營戰士，在著名的鐵源阻击战老禿山戰鬥中，身負重傷昏迷，曾被誤傳“陣亡”，列入某軍烈士名單，所以曾被媒體譽為“活著的烈士”。

“這些徽章，要帶在身邊，它們是我生命的一部分。”當筆者接通電話，向這位91歲的老兵表達勝利日的慰問和祝福時，劉秉臣老人再次這樣說。去年，筆者所在的西南大學校史館布置“校史英雄烈士主題展廳”時，多次採訪劉秉臣，並借來他的十幾枚榮譽勳章、軍功章、紀念章，作為“活著的烈士”板塊展出。今年5月底，他要去兒子所在的昆明度假，也帶走了所有徽章。

這些徽章，記錄着他的光榮歲月，也讓我們在校史館閃爍着格外的榮光。

滿身榮譽徽章的老兵劉秉臣

1 重慶剛解放，他毅然報名參軍

劉秉臣1932年2月生於重慶。1949年11月30日，重慶解放時，劉秉臣還是一名南開中學高三學生。讀書期間，在中共重慶地下黨和黨的外圍組織“六一社”領導下，劉秉臣和許多進步學生參加了反內戰、爭溫飽等學生民主運動。

“1949年12月3日，在報上看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第47軍141師招收新兵的消息，我和幾個同學毅然報名參軍。”劉秉臣回憶說，重慶剛解放3天，深受進步思想影響的南開同學紛紛放棄學業，踴躍報名。筆者在一份史料中得知：當月參加解放軍的學生有200多人，而第二年即1950年12月，“響應抗美援朝号召，南開中學報名參軍的多達300餘人”。

1950年，劉秉臣所在的47軍奉命參加湘西剿匪鬥爭。1951年4月，剿匪工作取得了勝利。部隊接到赴朝作戰命令，劉秉臣和戰友們告別湘西人民，於4月下旬跨過了鴨綠江。

在當時的部隊里，愛好文學和音樂的劉秉臣算是高學歷文化人，所以很快成了141師2營的中心文化幹事。“剛入朝鮮，我就抓了一名美韓特務！”劉秉臣自豪地說。

進入朝鮮後，為躲避美軍飛機的偵查和轟炸，部隊只能晚上行軍，白天休息。一天，劉秉臣住在一座山包下朝鮮老百姓的草棚里。上午醒來時，他發現草棚後面的山包上有一閃一閃的亮光，不一會就有一架美軍飛機過來了。劉秉臣懷疑那束亮光可能是美朝特務在給天上的敵機打信號，於是叫上通訊員，悄悄爬向山包，果然發現一中年男子，手裡正拿着一面鏡子對着太陽向空中反光。兩人迅速撲上去，將特務按倒在地。隨後，他們把特務押下山，交給了連隊。“連首長當場表揚我，說我的警惕性高。”劉秉臣說。

1951年6月，部隊開到臨津江東岸陣地，替換第65軍擔任防禦作戰任務。

2 首戰夜月山，冒着槍林彈雨送物資

1951年9月，敵人發動大規模秋季攻勢，對我47軍141師防守的天德山和夜月山展開凶猛進攻。劉秉臣所在的423團2營6連防守的正是夜月山。9月20日拂曉，戰鬥打響，成千上萬發炮彈，暴雨般傾瀉在主峰和前沿陣地。驚雷滾滾，地動山搖。頃刻間，滿山蒼翠蔥郁的樹林被摧殘得七零八落，挖了一人多深的戰壕，也一寸寸被削低。

劉秉臣說，那時我軍幾乎沒有空中力量，他親眼看到一架美軍的炮兵校正機，在陣地上空悠悠地來回巡飛，為地面的美軍炮兵修正射擊目標。炮擊過後，美軍步兵發起沖鋒，我軍奮力反擊，打退敵人一次次進攻。隨着戰鬥的持續進行，彈藥等物資消耗很大，劉秉臣主要在陣地上負責後勤保障工作。團後勤把物資送上來後，他就帶領同志們把物資分送到各個排的陣地上。有傷員需要下撤時，他還要組織運送傷員。

歷經十天十夜慘烈戰鬥，美軍在6連陣地前丟下近400具屍體後狼狽敗退。9月29日午夜，部隊完成夜月山防禦任務，奉命撤離，將陣地交友軍防守。“全連116名指戰員，經此一戰，只有不到20人生還。連長率領我們默默地向永遠留在夜月山的戰友們敬了最後一次軍禮，悄然撤離了陣地。”劉

秉臣紅着眼睛回憶說。

3 老禿山血戰，身負重傷誤入烈士名單

接下來迎接他的，是更多驚心動魄的血戰，劉秉臣也進了烈士名冊，令他終生難忘。

1953年3月，423團奉命攻占扼守通往漢城要道的老禿山。老禿山地勢險要，敵人在山上構築了堅固的環形防禦工事。3月21日晚，在強大炮火掩護下，擔任主攻任務的423團1營2連，向老禿山發起進攻，經反復拼殺，佔領了老禿山主峰。“就在這場戰鬥中，南開中學同窗好友、也是文化教員的朱永昭英勇犧牲，我那篇《柳葉笛又吹響了》就是懷念他的。”劉秉臣回憶說。

3月24日，劉秉臣所在的二營接防陣地。二營把戰鬥力較強的6連擺在老禿山主陣地，由於劉秉臣是二營的中心文化教員，有夜月山惡戰的經驗，教導員魯文垣便派他隨6連上陣地，協助政工幹部做好戰地政治思想和宣傳鼓動工作。魯教導員還把繳獲的一只加拿大手槍讓劉秉臣帶上。6連接防主陣地後，打退了敵人十多次反撲，戰鬥異常激烈，我軍也傷亡很大。到25日中午，6連三個連級幹部都負傷被送下火線。這時，敵人新一轮猛攻開始，形勢危急。劉秉臣主動代理連長指揮戰鬥，一個下午打退了敵人三次進攻，歼敵60餘名。他還用繳獲的卡賓槍親自斃敵、傷敵各一名。

打退敵人第六次進攻後，天色已晚。劉秉臣讓通訊員通知各排抓緊搶修工事，並通知各排長開會，研究部署夜間防禦。正在開會之時，冷不防敵人的一發炮彈打來，正好落在人群之中。開會的8人中有2人當場犧牲，劉秉臣的左腿脛骨被彈片炸成粉碎性骨折，另一塊彈片從他的左背打進，穿過肺部，卡在第十一肋間處。“由於肺被擊穿，形成氣胸，呼吸困難，喘不過氣來。”劉秉臣說。當時，他左腿流血、背上流血、口里吐血，很快就暈倒在地。由於敵人炮火封鎖太嚴重，担架隊上不上來，劉秉臣負傷幾個小時後，才被救護組從死人堆里刨出來，綁在背上，艱難地從陣地上爬了下來。

從陣地上下來後，由於滿身是血，寫在軍服上的部隊番號、姓名和血型等信息都无法看清登記。到救護所後，醫護人員把他的血衣換掉，他也成了一個沒有身份的傷員。由於流血過多，加之傷口感染，在往後方轉運途中，他一直發高燒，處於昏迷狀態，無法向醫護人員告知自己的身份信息。因此，老禿山戰鬥結束後，由於傷員名單上沒有他的名字，他就被寫上了烈士花名冊。

歷經近一個月轉送，1953年4月下旬，他被轉回國內的吉林延邊陸軍第三醫院救治。入院初期，身體極度虛弱，成天只能仰臥在病床上，連翻身都要護士幫助。兩個月後，身體狀況逐漸好轉，才能勉強坐起來。“與部隊失掉聯繫，簡直像個無家可歸的孤兒，我就給部隊和戰友試著寫了幾封信。部隊收到信後，才知道我沒有犧牲。不久，營首長和一些戰友陸續給我回了信。戰友在信里告訴我，團首長在戰鬥總結大會上，表揚我在戰鬥危急時，主動代理連長指揮作戰，打退敵人3次進攻，是對黨忠誠，這讓我深受鼓舞。”

4 老兵不老，“活著的烈士”續寫軍魂

經過醫院精心治療，劉秉臣康復出院。但左腿已經殘廢，嵌在肋骨處的彈片，由於靠近神經，始終沒有取出來，留在了體內，劉秉臣被鑑定為6級傷殘軍人，光榮復員，於1955年考入西南大學前身之一的西南農學院園藝系，畢業後留校工作。先後任過助教、系黨支部書記、外事辦主任、農業教育研究室處級調研員等職。

退休後，愛好文學的劉秉臣，拿起筆書寫難忘的抗美援朝歲月，先後編寫了《戰火中的南開兒女》《碧血丹心六十春》等著作。本文開頭那篇散文《柳葉笛又吹響了》，2002年獲重慶市首屆少數民族文學獎，收錄進《為和平而戰》等多部抗美援朝戰爭回憶錄，2006年6月還被收入《共和國最可愛的人》大型文獻。晚年的劉秉臣還熱心歌曲創作，他寫好歌詞後，請人譜曲，由專業人員演唱並制成光盤。“這是最好的紀念，也算是一個老兵的情懷！”劉秉臣說。

採訪期間，老人發給我由他創作的歌曲《老兵》。歌如其名，旋律鏗鏘悅耳：

一身征塵，遍體傷痕，碧血黃沙，橫戈馬上行。
叱咤風雲，鐵骨錚錚，熱血鑄就，民族脊梁軍人魂。
兩鬢如銀，熱血未冷，仰天長嘯，我是一個兵。
紅旗獵獵，殘陽似血，夢里聽見，戰鼓動地軍號聲聲。
老兵，軍魂，軍魂，老兵。
老兵會隨歲月離去，軍魂，軍魂，軍魂世代永存，永存！